

武山縣文史資料彙編

(一)

政协武山县文史委员会编

86

武山文史資料选辑发刊

文文武山資料發刊

文文武山資料發刊

文文武山資料發刊

文文武山資料發刊

一九六二年十月裴上林



编 辑 说 明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征集、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把它作为旧中国的一面镜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一臂之力；並推进征集和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继续开展。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寫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撰稿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撰史料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加之编辑水平有限，謬誤之处，在所难免，所以本选辑作为不定期刊只在内部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和編纂地方志的参考。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阅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以选录、刪节和文字修改。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依靠社会力量做好文史资料工作（代序）

.....	白志贤	1
武山解放回忆	汪 鉴	3
记赵西武同志二三事	张勇谋	11
伪武山县银行护产工作始末	康和轩	17
缅怀康维铣的革命事宜	康君实	25
何处烈士组织陇南起义的始末	杜应源	30
创建武山中学回忆录	杨承天	44
四门中心小学校史	郭 戒	55
解放后的武山中学	令 恭	58
李骏业先生兴学纪略	裴仰则	64
捐资兴学	宋德隆	66
一九二〇年武山地震	雷元贞	68
回忆武山旅兰同乡会和《广武》的创刊	陈筮泰	72
耽山林骨为吟诗瘦，育桃李身由不仕尊 ——陈青选及其诗作	陈汝霖	79

武山县选举伪国大代表的前前后后.....	麻士杰	86
陈珪璋割据陇东始末.....	陈筮泰	98
马仲英入新经过.....	潘 迂	115

依靠全社会力量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白志贤

武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遵照中央文史工作的方针，编印了《武山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起点和开端，我们为此而庆兴！在此我们大家要感谢从事编辑工作同志的辛勤劳动和撰写资料的各位作者。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总理生前倡导的，是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十分重视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各地方文史工作方兴未艾。武山有着民族发展进步的悠久历史，是历代兵家所争要地，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段，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陇南、陇右地下组织，在反动统治时期前赴后继斗争过的地方。解放战争中，由于地下党的领导，武山有几支军队举旗起义，投入革命。建国后，无论工业、农业、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变化。因此，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大有可为。我们把它征集编纂成书，作为乡土教材，激励人们热爱祖国，奋发图强，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

我倡议各级领导，要重视和支持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社

社会各界无论现住武山或在外地，以及国内外侨胞，都能为武山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予以指导和帮助。从事征集工作的同志应遵照“实事求是、公正不偏、朴实无华，反映原貌”的原则，勤访勘查。在博征广采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精心选编，去伪存真，不断提高编辑质量。

我再次殷切希望在武山县从事过革命斗争的老前辈，以及爱国的仁人志士、衷心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和有关部门支持政协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並为工作的开展提供方便。让我们和衷共济，为进一步开展武山文史资料的集编工作而携手前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武山解放回忆

汪 鉴

写 在 前 面

韶华易逝，光阴荏苒。回顾一九四六年前，我在原国民党一一九军二四七师骑兵团任连长期间的往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在旧部队里，有幸受到了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怀下，端正了航向，紧紧地跟着党走，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毅然率部起义，参加了解放武山的战斗，赢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

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从内心发出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爱；更加怀念同我一起战斗过的几位老领导、老游击队员。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战场上临危不惧、勇于献身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伟大的祖国，前程似锦，欣欣向荣。在这大好形势下，我虽年近古稀，但仍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感。愿把自己跟随党走过的历程作一简忆，以表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爱戴，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也激励我们的后辈子孙，积极奋发，建设四化。

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加之时隔三十多年，缺点、错

误，在所难免，恳请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一九四六年秋，固关战役胜利结束，解放战争的风暴，席卷祖国大地；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望风披靡。甘肃保安骑兵大队扩编为一一九军二四七师骑兵团，奉命去清水县驻防，扩充兵马，待命东进。

我部在兰州成立时，地下党组织派邓品珊同志来我部三连做党的地下武装工作。三连驻于距我部几十华里的张家川。工作期间，邓品珊的活动被该连社连长发觉，对开展工作带来了困难，如不离开这里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良后果。在走留不定的情况下，他和从原东北军调来的任致远付团长取得了联系，要求换个工作单位。任付团长一贯思想进步，和邓关系好，即向我推荐说：“有一个甘肃同志，工作艰苦认真，为人正派，文化水平高，和你在一块工作较为恰当，你意下如何？”当时我连正好事务长缺额，我随即答应了。邓品珊于一九四六年春来我连担任了事务长。经过一段工作实践，邓的确工作能力强，办事认真，有事常来和我商谈；无事同我外出散步闲聊，谈话语简意赅，举止大方。在处事待人上，不计个人得失。我俩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互不猜疑的亲密关系。从此，邓在我队出入无阻，还借工作之便，不时地给我讲述全国解放的形势和我军的处境，将来我军走向何方等进步言论，使我逐渐认识到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我军的处境，深感邓品珊同志言之正确。他察觉到我的思想有了进步，便给我说：“现在看来，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能否把团领导的工作做到家，如能取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的一切就好办了。”他建议我争取和团领导多接触，通过汇报工作、

来往谈心等方式，主动交往。他还建议我，把连队逐年积累的钱物，给他们送些。我连因经常购买军马，经手款数较大，维持领导，有钱有物。我这样做了。真的，团长和我们来往接触频繁了，有要事常和我们来商讨，能接纳我们的谏言，对我们非常信任。例如：一九四八年春季，清水分校进步学生发起暴动，伪县长杨某，请团长派驻他县的我连出面压制。当时，邓品珊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地方之事，部队去干涉，后果不好，你应立即去团部商议。”通过我和团长协商，拒绝出兵，使学生的爱国行动未遭践踏。

一九四八年初夏，我们待令在清水接军马。一天，汪兴有（我的同乡）带郭化如来找我，说要在那买几匹马，要我帮忙。我把他俩安排在赵排长住处。第二天，我接通知去团部开会。当我回部队后，赵排长说：“你的老乡已回，让我告诉你，他俩把连内的一匹黑马骑走了。”这时我感到为难，便说：“马号缺一不好交待，该怎么办？”邓品珊说：“有什么不好办的！”我就把新收来的马补一头即顶替了那匹黑马。其实郭化如并非来买马，是找邓品珊同志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部接整装待命东进的通知，要把库存枪枝弹药转送泰安。当即由邓品珊负责转运工作，我负责检查部队行装。部队从清水出发，进入陕西的宝鸡、扶风、郿县、兴平等县，经过一月的长途行军，到达咸阳。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由宝鸡到咸阳的整个兵团被西进的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部队全部瓦解溃散，交械投降，只有我部，仍保全实力。在这紧要关头，邓品珊挺身而出，号召我部起义投诚。我当时的意見是，现在起义，兵力不强，作用不大，待扩充兵力，插入甘肃岷县、礼县、武山三县交界的马坞镇

后起义方妥。邓经思考，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当时要撤兵赴马坞，三面有解放军的包围，一面有渭河暴涨之阻碍。邓问我怎么办？我提出，兵马可以抢渡渭河。我们当即抢渡过渭河，穿入秦岭山麓，到达宝鸡，再跨关山到了原驻地清水县城。

我们的部队，经过几年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原因是我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兵是勇敢、艰苦、勤劳的甘、武两县劳动人民的子弟，军人素质较好，尤其是以邓品珊为首的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有十多名勇敢顽强的党员战士做榜样。全连五个排长中就有马连清、魏建邦、李定军等党的骨干做领导。所以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路，始终抱定投向光明的打算，直到扶郿战役胜利结束，仍保全了实力，在关键时刻，向国民党反动派反戈一击。总之，是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在这段时间里，邓品珊同志工作任务重，生活却很简朴。他有坚强的革命毅力，不怕重重困难，勇于克服险阻，工作之热忱，为人之正派，至今思之，犹使人钦佩。

喜逢挚友，率部起义

一九四九年夏天，扶郿战役结束后，二四七师骑兵团二次进驻甘肃省清水县整训。当时该团已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支部，邓品珊同志任支部书记，通过支部的核心作用，连队讨论决定：部队撤离清水，奔赴武山、岷县、礼县三交界的马坞镇，扩军整训，并和三县地下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部队离开清水，经一夜急行军，经秦安从甘谷牛蹄湾下山，插入盘安镇宿营。当时正逢

秋季，阴雨连绵，气候乍凉；渭河暴涨，道路泥泞；士兵衣单被薄，食粮短缺；百姓家家闭户，游击队一时联系不上。我们正打算去马坞镇的时候，武山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苏星（我在兰挚友），特派康秉衡前来与我部联络。他传达了苏的意旨：“能否在武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起义？”当时。我的复语是：“请苏前来甘谷商讨。”当天晚上，有甘谷县在盘安镇活动的游击队员曹天贵、张伟（我小时候的同学）来我处求援，要求给他们一些枪弹，经我和邓品珊协商同意后，送给他俩步枪六支，子弹两箱。

在盘安镇驻了七、八天后，即是八月二日，苏果然赶到盘安。因久友重逢，格外亲切。他给我讲了全国解放的形势和当前革命斗争的情况，并叙述南北朝时宋武帝给叛将陈伯之劝言“迷途知返”的一段故事。当时我们情投意合，断然否定了去岷县马坞的原计划，遵苏计划在武山起义。第二天开往武山洛门镇，苏星要和当时住在渭河北大坪头的武山地下党负责人王廷杰取得联系，共商起义的决定。当时大雨不停地降着，渭河水位继续上升，行人难渡，便从当地找了个董水性的知情人，给王廷杰送信联系。当日接到王的指示：“前往县城，共商起义。”当时，我们考虑在洛门、武山起义，又有一个不利因素：文家寺驻有王治岐军部和陈卓师部，对我在县城起义威胁很大。如何办呢？经研究我和苏星去文家寺对他军引诱，说“西进的解放军已到达甘谷鸡儿咀，部队如不撤离必有危险。”王、陈听后，立即下令部队向西潜逃。这一下给我部在武山起义扫清了障碍。但是，又一困难临头，我团长赵玉亭对起义犹豫不决。经苏和我反复聊谈，耐心说服，他才解除了忧虑。八月六日清晨，我部急

速开往武山县城。到县城后，我领勤务连驻城东关，马云腾领迫击炮连驻城西关，等待王廷杰来县城商定起义事宜。

经过我们摸底，情况还十分复杂：城内驻有刘漫天欧阳兵团，一七三师步兵团，还有赵西武的接兵营和县大队；往西逃的敌军部队接连从县境经过。此时，王廷杰还未渡过渭河，几个部队的情况我们都了解。虽有苏星在我们身边，但分布在全县的地下支部联系困难。正在我们坐卧不安、心急如焚的时候，苏星和赵西武（武山人，地下党员）与王治岐部的康冠五（武山人）在县城旧银行院内取得了联系，等王廷杰到后共商起义部署。忽然情况突变，杜友华率领的游击队，对我方的部署不了解，只几个人的力量，向陈卓部队进攻，夺取枪弹，一时引起了一场战斗。陈即调兵把守了红峪河一带。这一下使得我们共商起义的会议未能开成，即由我、苏、赵三人决定：赵的接兵营，把守老爷庙和泰山庙，苏星随往；马云腾迫击炮连，占据城南半山村和杆树梁；我连占据至阁至庙峪沟山顶一带。就这样临时作了部署，严阵以待。少许，敌调两个排的兵力，围攻老爷庙。正当燃眉之际，王廷杰由令家川渡过渭河，经峪沟到我连驻地。我把发生的情况向王作了报告，又向王介绍了邓品珊同志。因苏星、赵西武已被围在老爷庙，我们三人当即决定，乘我们抢先占领高地的有利条件，用急速的火力开始战斗。解放武山之战斗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早饭后打响了。

战斗大约经三小时后，敌人用三挺重机枪在东关奎星楼用极强烈的火力向我扫射，压得我们无法抬头，即令马云腾迫击炮连向奎星楼火力点猛烈轰击，顿时炮声隆隆，奎星楼

一角被击塌，敌方溃退。这时我方弹药缺乏，西进敌军蜂涌而来。恰巧奎星楼北滩有敌军溃退时丢下满载弹药的马车，即令排长马连清（张家川人，回族）领战士数名抢回八箱子弹和手榴弹等。同时派数名骨干干部和战士，破坏了高桥桥基，截断了敌溃军的退路。

我们既处于有利地位，又有了弹药，即用最强烈的火力重击敌人，一时炮如雷鸣，弹如雨下；敌方乱了阵，溃退入城。就在这阵战斗中，马连清排长头部受了重伤，急派人送到吉家庄治疗。

这时，苏、赵、康（冠五）由老爷庙经陶家山赶到奎阁我部，同我们共商后事，相互勉励，突然，南城墙上有白旗向我们摇摆，我方战士还不停地向敌方射击。我方即令，停止战斗，原地待命。少许，敌方送来交械投降书。我们的回答是：“停止战斗，武器集中，置城内盐市台，等待当晚派代表接洽。”我们当即作了决定，由王廷杰、苏星、康冠五进城接收投降。我带部队前往滩歌休整待命。马连清送到杨家咀继续治疗。

八月中旬，刚结束战斗的静穆之夜，君山巍巍，渭水滔滔，马连清同志为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连全体指战员无比悲痛，静立在战友遗体旁，沉痛悼念。全连干部替他洗身更衣，入敛安葬。当晚在杨家咀陪伴亡友宿营一夜。次日，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进军滩歌镇休整待命。邓品珊由杨家咀出发，经西梁山通过洛门，前往甘谷联系西进解放军去了。

八月七日午后，接苏、王之命，马步芳部队要由陇西反袭武山，指令我率部火速从山丹沟前往广武坡山顶，坚守

待敌。经过一天一夜的防守，于八月八日晚得悉马部已溃渭源县。随后接县通知，西进的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已进入甘谷，命令我连整装部队赴甘谷参加庆祝武山解放胜利大会。八月九日，我部遵令，开往甘谷。解放军一野一兵团给我们设了欢宴，王震司令员和彭绍辉首长作了欢迎讲话。会后对我部进行整编。我部被编为一野一兵团二军独立骑兵团，派李运章为团长，邓品珊为政委。后令部队开往陇西整训，半月后随大军西进。

一九八六年六月

记赵西武同志的二三事

张勇谋

赵西武同志是武山县马力乡于芮村人，一九〇七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学于武山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和革命烈士何处为同窗契友，并结拜金兰。一九二六年，和何处同时在天水考入国民军的学兵营，并一同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三一年随何处入甘后，在武山县参与了夜袭马应全的战斗。何处被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收编任团长后，赵任何部营长。何处在武都地区扩充实力、准备配合川北红军举行起义时，他率一营人马驻守文县。起义失败，何处在碧口被捕，他同时被鲁师包围缴械；因受何处株连，解职回乡。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投王治岐的一六五师，历任士兵、排长、营长等职。在中条山抗击日寇时，郭化如烈士是他的传令班长，二人情同手足。抗战结束后，在家赋闲。一九四七年七月，由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高健君（化名方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高健君、万良才、苏星、郭化如等搞地下工作期间，多时住在赵西武和赵秉壁（西武弟、地下党员，后改名赵盾）家中。

一九四九年，赵西武担任甘肃师管局第二补充团二营营长，驻防武山。同年八月，在武山率部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五〇年底赴西北党校学习，结业

后分派地方工作，任甘肃省建二公司主任、经理。一九六八年，受“浩劫”迫害，含冤而死，终年六十岁。

赵西武居家期间，我受业门下，跟他学拳术。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一九五〇年我给他当警卫员、文书，他在这一段的革命活动，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九四六年，郭化如常来赵西武家中“避难”。一九四七年，郭化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常出生入死地与敌人作斗争，赵西武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支手枪，送给化如使用。他为了党组织工作的方便，由于再村迁居马力镇，属于他的一分财产一卖而空，支援同志们的衣着、食宿等费用。并与周围一贫如洗的吴耀江、康根生、令玉山、刘裁缝等密切交往，并以钱物周济他们，藉以遮掩官方“耳目”。

赵西武在担任师管区营长、驻防武山后，对地下党在武山活动，增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一九四九年五月，地下党迎着胜利的曙光，积极准备解放武山。个别反动分子，向伪县长柴庆荣指控王廷杰为“异党分子”。为此，柴庆荣曾和王廷杰见过一次面。事先王廷杰和赵西武在营部密商过对策。当王廷杰去见柴庆荣不久，赵西武和我当即赶到县府。赵西武假装多年未见王廷杰的样子，相互问好。赵西武落座不久，柴庆荣说：“有人告发廷杰是异党分子，请来领教……”没等王廷杰开口，赵西武斩钉截铁地说：“原来县座是追查共产党的，要问异党分子，本人就是，廷杰算什么……”柴庆荣一时哑口结舌，不知所措，沉默一会，才缓和地说：“请互相谅解，我秋毫无犯。”从此，赵西武和柴庆荣来往频繁。临解放时，我们送柴庆荣安全出城，柴从滩歌差人送给我们布匹等物。